

丘原麦浪 张秀春 摄



□刘茂云

了脚，稳稳地伏在父亲身上，像一只乌龟从豁口挪进来。父亲把大铁锅放在院子里的土灶上，往里面倒了三桶水。水刚进锅，极不自在，飘摇起伏，跟跄不停，醉酒般在锅里晃，晃起朵朵水花。天上的云映在水里，水不动声色地流纱。

我家的粮仓坐落于院子西南角，像一个土质的三尺见方的躺柜，只能盛三石粮。长大了我才知道粮仓里的红皮小麦是我家七口人一年的主打口粮。

从粮仓里舀麦子是我的活儿。因为个矮，我只能站在小板凳上，立起脚尖，头和手臂同时伸进粮仓，用一只大铁勺舀麦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红皮小麦的红，是酷暑里农民光膀子上的那种红，是太阳的颜色、黄土地的颜色、肌肉的颜色的混合，是古铜色的。

我的脑袋伸进粮仓，喘不过来气，舀一次，得伸出脑袋喘半天气。此时，父亲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麦子多不了？”我回答：“不多了。”父亲说：“那就不能舀了。”父亲的局促和焦虑写在他红皮小麦就像我的父老乡亲一样淳朴平凡，普普通通的旱地作物。其个矮，穗小，身子单薄，像我小时候的身板。长在地里，一点也不稠密，不打眼，颗粒小不饱满。我的乡亲没有选择，就像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样，是命里相依为命的亲人。红皮小麦，自然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听过李健唱的《风吹麦浪》，意象和旋律都美，想象能在歌中那片涌动的麦浪前恋爱，“就像你温柔的长发，曾芬芳我梦乡。”而现实是，我的麦田稀疏矮小，不会涌起优美的麦浪，纵然有风。

淘洗小麦是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小麦浸入水中，颗粒饱满的会自然沉入锅底，干瘪的会浮游在水的半中间，漂浮在最上面的是麦芒、麦秸渣之类轻飘的杂质。一把竹箴篱，在锅里如鱼翔浅底，沿着锅沿搅动几圈，就完成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物进化过程。淘洗过的红皮小麦，在太阳下，红润晶莹。

晒在院子里的红皮小麦，一片橙红，是摊开的丰饶，是一家人的安恬祥和，是饱满的幸福。大人会时不时围着麦子转上一圈儿，脸上露出来的是浸润阳光的微笑，娃儿们蹦跳着捏一粒或几粒半干的麦子扔进嘴里，一路跳跃，一路咀嚼，麦香如奶豆腐浓郁香甜。

石磨面粉没有任何工业元素的参与，还是祖先传承的石器时代的做法，面还是麦，只是形式上化整为零的转化，面香还是自然喷涌的麦香，有黄土地的芬芳，有阳光的清香。整个过程你会想起苏绣、缂丝，甚至云锦，心无旁骛，一针一线雕琢的女红。

好，即自然。

三

最能够体现红皮小麦价值的具象，是馒头，其他属于附庸。馒头的好吃，语言说不明白。那个年代，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要蒸过年的点心，把白面和好，饧上一会儿揉一

会儿，揉上一会儿再饧一会儿，不停地揉，反复地揉，等到面无须再揉的最佳状态，再用手揪成一握一握，再揉圆了，摆在蒸笼里，15分钟后就成了面皮紧致、里面喧蓬蓬的馒头。揭起笼盖，憋足了的气奔涌出来，诱人的气息浓稠绵厚甜糯，有一丝细湿的碱香。娃儿们爱这样的气息，任凭母亲三番五次推开，揭笼的刹那还是乘虚而入，手里早已抓上了一个热馒头，左手倒至右手，右手倒至左手，被烫得龇牙咧嘴。几番倒腾，馒头喧软的皮粘了两手，一手举起馒头，另一只手送到唇边，吸溜粘在手上的面皮。馒头上，用筷头点一枚从货郎手里买的“红红”。浑圆的馒头上，红点圆润，似一枚十五的月亮镶嵌在无云的天空，端庄，喜庆。这就是村里人过年的必备点心。点心本意是指糕饼零碎小吃，而老百姓心里的点心是白灵灵的馒头，馒头正中有一枚鲜红的圆点。点心要蒸十几笼，一个正月吃不了，光景好的人家要放至清明。老辈人讲究，清明时节，一家人围坐灯下，吃旧年的点心，据说能治百病。朴素的虔诚让人心生慈悲。

馒头不算白，是瓷实的白，厚道的白，白里透着微微的黑，有庄禾人的品格。

腊月蒸好的点心放在凉房的瓮里，瓮上要盖一个竹盖，上面压一块厚实的石头，这样就有冰箱保鲜的功能，老鼠也不会钻进。不过，母亲每次做飯取点心时，还是发现点心上的红点一天天地在减少，怀疑老鼠成精。没过多久，自家的娃儿最终还是向母亲承认，吃掉红心的正是他们这帮“老鼠”。那一个个红心点点的点心，滋养芬芳了无数的童年。特殊的滋味让他们多年之后在他乡依然泪流满面。

喜欢米勒的《拾穗者》，温暖厚重的色调，总会勾起我诸多土地上的往事，父亲领着我在这秋后的麦田里扎鼠仓，那是《诗经》里已经写过的硕鼠囤积的粮仓。

至今想起在麦秸垛里捉迷藏，寻找迷路的下蛋母鸡，捡拾一些没有碾尽的麦穗烤着吃的往事，依然怦然心动。

情怀絮语

立在沙间的玫瑰石，标牌上写着“石中藏爱，花开不败。”

红褐色的肌理浸着岁月沉淀的暖意，镂刻的孔洞错落排布在岩体之上，像风沙吻过的唇印，似海水冲刷的痕迹，又似藏于心间的世事……

玫瑰石上呈现出众多形态，仿佛一个动物世界，又像一座村庄。从右往左绕石一圈，背着太阳的石面较为光洁，石间端坐的狼狗守望着家园，山羊仰头咀嚼着青叶，一只胖头青蛙不知怎么就悬在了石檐下，西边庞大的豹子还在犀利地洞察四周。

据介绍，玫瑰石是亿万年前鄂尔多斯高原火山爆发喷射出的岩浆碎屑凝结体，历经风沙侵蚀、雨水冲刷，岩体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蜂窝状孔洞。

沿着石上的纹路，你会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对唱，女子姿态昂扬，男子抬手间山河荡漾，周围的草木郁郁葱葱、生活的痕迹满满当当，整个村庄都在欢腾。

如此景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草木会枯，流水会竭，唯有它接住了岁岁年年，经天然打磨、镂空，将整块岩石塑成玫瑰之形。

心语入弦

书香草原

□陆彩荣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地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青绿长卷。碧空流云之下，万顷碧草由近及远层层展开，辽阔与生机扑面而来。

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沃土上，“阅见内蒙古”青少年阅读成长活动如约启幕。一场浸润童心、行走草原的书香之旅，自青城呼和浩特启程。

清风拂面，校园里书香氤氲；少年目光灼灼，笑容明朗清澈。呼伦贝尔草原绿意正浓，书香与草香在此交融。“阅见内蒙古·百社千校万里行”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抵达呼伦贝尔，遵循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在当地4所中小学校开展差异化阅读推广活动。

图书捐赠结束后，阅读推广大使走进课堂，围绕趣味故事、航天科普、课外阅读拓展等内容，与学生深入互动。课堂上问答频频，掌声阵阵，阅读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萌发。

辞别海拉尔，我们一路向北，傍晚抵达额尔古纳市。这里依山临水，风物清幽。晚霞漫过山峦，天地静谧安然，尽显边城温润安宁的气韵。

次日清晨，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走进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为在校学子捐赠爱心图书，并开设阅读方法、高效学习专题讲座，以专业指导帮助学生改进阅读方法、夯实学习基础。同学们合唱经典曲目《但愿人长久》，歌声质朴、真挚，饱含感恩之情。

自额尔古纳一路西行，抵达满洲里口岸。巍巍国门，见证百年边城变迁，守护一方山河安宁。中欧班列往来穿梭，汽笛铿锵，对外开放的时代脉动与草原亘古不息的长风交织，勾勒出边城繁荣开放的崭新图景。

近年来，满洲里扎实推进“书香满洲里”建设，依托图书馆、校园、社区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城市书香氛围日益浓厚，文化建设成效持续显现。

在图书捐赠现场，“国门有我，强国有我”的铿锵童声回荡校园，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激荡全场，令人动容。对于边疆少年而言，书籍是连通山海的桥梁，也

是丰盈精神、照亮远方的力量。

额尔古纳河蜿蜒流转，晴日里碧水如镜，尽揽云天草色；丰水期奔流不息，润泽千里北疆。河畔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辽阔原野勾勒出坚定鲜亮的家国底色。

呼伦贝尔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融入发展全局。今夏雨水丰沛，湿地水域持续扩展，草木繁茂。辽阔草原上，牛羊悠然，毡房错落，自然风貌与文旅新业态相融共生。湿地水泽间，群鸟翩跹，安然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铺展。

海拉尔河河面开阔，水色澄澈，与天相接。驻足此地，《敕勒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意境扑面而来。山河辽阔依旧，时代风貌焕然。苍茫天地之间，不仅有草原长风、万顷青绿，更有琅琅书声与少年逐梦的昂扬身影。

一路走来，“阅见内蒙古”已经超越单次公益活动的范畴，逐步成长为扎根北疆、浸润校园、惠及各族少年的常态化文化行动。它如原野百草，沐雨临风，深扎厚土，生生不息。

返程当日，雨后长空澄澈明净，双层彩虹横跨天际，凌空舒展，绚烂温柔，宛若山河为这场书香之约赠予的礼物。归途落日熔金，万顷草场铺满暖色，牧人策马而归，飞鸟翩然归巢，天地祥和安宁。悠远的草原歌谣萦绕耳畔，今日北疆，既有长风行河、炊烟草浪的自然诗意，更有书香绵延、文脉不息的时代新韵。

流云缓步，炊烟袅袅，书声琅琅，自然盛景与人文新风在此交相辉映。只此青绿，是北疆亘古不变的生态底色；漫卷书香，是新时代草原蓬勃向上的人文风骨。

草原文脉与书香文明相辅相成，阅读育人与民族成长同频共进。一册册图书化作希望的种子，播撒北疆沃土；一代代少年如原野青草，向阳而生，拔节成长。长风拂过万顷草浪，书页轻轻舒展，少年逐梦前行。

且听风吟

融入旷野

(组诗)

□苏和

与草原对饮	淋湿思念
甘冽的风 藏着千年酒海	没有风，一朵云罩下阴凉 羊群慵懒地卧着，河里的水 没心没肺的，清清凉凉地流
草原是一个斜卧的木凳 流淌出九曲十八弯 朵朵白云从糟坊里飘出来	一只草原鹰蹲着，风不动，它也不动 等牧羊人翻身坐起来，它才飞走 一声长唳，楔进藏青的天空
策马奔腾 空气闻香 一座山 自斟自饮一条河 只需一马鞭 把寂静赶过了苍茫	谁不喜欢牧羊啊，在苍茫中 肆意拾荒
感动	雨后的上午
他75岁了 坐在黛绿色的山坡上 流着眼泪—— 我以为是他的车劳顿	盘腿坐在蒙古包毡铺上，目光 从矮门移到山坡上 风不大，与小草轻声细语 地面湿润，空气温柔 慢慢地喝一碗茶，马群也慢下来了 阳光洒在小羊羔毛绒绒的身上，软软的
他说：我终于看见 山外山，云外云，花中花 听见鸟鸣，也听见水声流	无人机飞向北草甸，羊群慵懒地 卧在手机屏幕里 在这个雨后的上午，会心地看着 不远处几朵花，几只蓝蝴蝶，还有 诗一样动听的百灵鸟鸣
牧羊	总有一朵花让你落泪
牧羊多好，把自己也牧放在旷野 你听，把孤独牧放成长调 把蝴蝶和蜜蜂想成爱情，在山坡上 把一个梦做到极致	岁月深处，总有花开花落 一杯茶，或一杯酒 白天或夜晚
一个人该不该掉眼泪 不在于故事情节 来草原 就能获得感动	让心入禅，写满一页纸 耗费一页人生，坐在草甸上 编织一个精致的花篮
牧羊	蝴蝶的美丽，折叠成书签 翻吧—— 在落日黄昏 总有一朵花，让你落泪
想象一座蒙古包，想象一壶奶酒 绣着云头的白毡子，会下雨	待星空

北国风光
BEIGUOFENG GUANG

走进芒乃淖尔

芒乃淖尔，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北部，毗邻库布其沙漠，像枚锦大地无意间睁开的一只眼。

初见芒乃淖尔，白色盐花遍野，咸涩的空气漫天，当我渐近神秘腹地时，它竟幻化出万千姿态。

这里有着“自然调色盘”的风光，也藏着“大地之树”的奇观。

热烈的红褐，冷静的青白，温柔的金黄，深邃的墨绿，是大地奔流的脉搏……

令我屏住呼吸、俯身凝视的是“大地之树”的神奇——它并非寻常的草木，而是盐湖亿万次结晶、亿万次流淌后留下的旷世笔触。

若在秋冬时节，从空中俯瞰，一道道蜿蜒的盐脉如虬曲的枝干向四周铺展，细密的纹理如大地的毛细血管，仿佛仍在输送盐湖深处的脉动。纵横的裂纹，是光阴镌刻的皱纹，也是盐湖写给大地的诗篇。

“大地之树”的纹路深处封存着高原千年的岁月，记录着游牧部落的迁徙，古道驼队的行迹，铭记着一代代盐工的汗水与欢笑，也珍藏着老一辈的温情回忆。

据地方文献记载，它曾是西汉的“金莲盐泽”、魏晋的“大盐池”、唐宋的“湖洛池”、明代的“锅底池”、清代的“哈日芒乃淖尔”。它曾产出盐，也让当地人用马和骆驼

漠中行

□水儿

驮盐远行，换回粮食、布匹和茶叶。

站在梯格梁上

偌大的梯格梁，时而低平如川，时而沙丘重重，在深一脚浅一脚的颠簸中，它就走进了我的心里。

高大金黄的柠条舒展着自己的枝条，它们在太阳下随风舞蹈，终把自己练成了能屈能伸、刚柔并济的生命姿态，抵御风沙的袭击和环境的磨砺。

每株柠条周围都有一个小漩涡相伴。漩涡经年累月便长成了一个圆润的小沙窝，摸上去光滑细腻，软软弹弹。

向远望去，蒙古扁桃如霞似锦，绚烂夺目。它四月开花，六月结果，其叶片和柠条的叶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比柠条更绿更密一些。

春天，生长在梯格梁上的植物，迎着太阳舒展，随着风沙摇曳，就这样不急不缓，跟着大自然的节拍舞动。

夏天的梯格梁，藏着很多秘密。一株植物周围总会有一串长长

的、细密的脚印，循着浅浅的足印，也许你会找到当地人叫作“放羊牛”“沙和尚”的小生灵，那个圆脑袋、大眼睛的小家伙，手指大小却极其野蛮刁钻、灵活易变，稍不留神就窜到了脚跟前。

站在梯格梁顶，俯瞰大地，草木葳蕤，生机盎然。

从春到夏，它高高的平顶和宽厚的胸怀承载植物发芽、生长，它为人们铺展绿色，又祈佑风调雨顺，水草丰美……

站在梯格梁上，我仿佛看到很多牛羊爬上它宽大的脊背，摇着肥硕的臀部，甩着长长的尾巴，啃食着芨芨草、黑沙蒿、海乳草。

你听，那些鸟叫声从地上传来又急速腾起，响亮的声音似要裁下连綿的云带，为梯格梁做一件嫁衣。

玫瑰石

玫瑰石，是被遗落在赛乌素旷野上的一块巨石，其粗粝又温柔的岩层，给苍苍沙漠平添了一份诗意。

踏上绵软的草地，一眼便望见



夕照梯田

犁夫 摄